

寻访

到野场村寻访王璞

翟英琴

驱车一小时,从保定市区进入顺平县城,再40分钟,到达大悲乡,绿毯一样的华北平原,就此鼓起一个个山包,牵手太行山脉,越往西北,山势越高。阳光普照,山包也是绿色的,青绿波浪在风中涌动。

跟着导航,在山中行驶,转到一条村路,很快见到一块晚霞红的铭牌石,矗立在被绿色掩映的路旁,“野场村”3个大字用红笔书写,十分醒目。再往前,是“葱葱种植园”的灰底白字招牌,明黄色的招牌顶部在绿色中很亮眼。

下午两点,我们来到野场村。入村的主干道是条水泥路,小英雄王璞的事迹介绍和王璞的画像,从街道两侧迎面而来。王璞一手持红缨枪,一手握拳站在路旁,英气四射,呼之欲出,让人自然联想到他站岗放哨的情景。

共产党,八路军,处处都在为人民,打光鬼子打垮汉奸,保家卫国人人称赞……82年前的那些孩子们,跟着八路军学会了那么多歌,那是八路军战士们为孩子们原创的歌。学校的老师也教孩子们唱歌。臧建曾经教过王璞,他教孩子们革命道理,还善于寓教于乐,教孩子们在山坡上做游戏。那一次,王璞腰里扎了一条野葡萄藤,手里拿着一个小木枪,一边比划一边唱:“我是小小兵,请你莫看轻。谁要欺负咱中国,小小手枪不留情。”紧接着,头顶着灰军帽,手里提着一枚废手榴弹,打起仗来真是沾(方言,意为“行”),先炸鬼子的兵和马,再炸那指挥官。”二兴假扮鬼子,歪戴黄帽子,扛着一杆用麻纸糊的旗,旗上用红墨水画了个圆坨坨。二兴东瞅西看,唱道:“日本鬼儿,就是我,杀人放火啥都做……”

“二兴弯下腰,掏出火柴,假

装放火的样子。王璞他们一齐冲上去,大喝:“不许动!举起手来!缴枪不杀!”二兴慌忙举手投降。围观的同学齐声高喊: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

游戏结束后,臧建脸色很严肃,也很激动,拿起粉笔,在黑板上用力写下10个大字:“宁为抗战死,不做亡国奴。”

宁为抗战死,不做亡国奴。这10个大字,像一枚枚生命力顽强的种子,播种在王璞的心田。王璞担任儿童团的团长,做游戏时活泼,站岗放哨时严肃,没有路条的,坚决不放行。坚持原则的王璞,还真抓住了来探听消息的特务。

1973年冬,韩盼山曾在山西省宁武县方口煤矿采访臧建。当时,韩盼山是河北大学中文系的教师,刚大学毕业留校。他想去野场,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去搜集王璞的事迹。那时,距1943年“野场惨案”隔着30年,惨案幸存者、教过王璞的老师和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,许多还健在。所以,韩盼山在保定野场村及其周边采访后,还奔赴张家口、北京、山西等地寻访,获得大量一手材料,于1977年出版了《王璞》一书。韩盼山是我的大学老师,得知我原籍顺平县,跟我讲起寻访的往事。2013年,我想为孩子们创作“烽火少年”系列儿童小说,《他叫王璞》是其中的一本。在查阅史料的基础上,我借阅了韩盼山老师的采访笔记。“烽火少年”系列作品于2015年出版。

10年,弹指一挥;10年,人事变迁。这次到野场村,我又专门为王璞而来,为82年前的“野场惨案”而来。野场村位于大悲乡中部,太行山的山脚下,村子不大,只有100多户人家。这座背山向阳的山村,在烈日下格外安静,各户

正闭门午休。从主路往南,清风从山口吹来,凉爽如绿树之荫。在这里,我会遇到谁?

我等不及人们睡醒,便通过朋友联系了王帅,他是野场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,90后,平时带领30多个小伙伴做光伏施工安装工程。得知我此行的目的,王帅又打电话请来石兰科。石兰科今年72岁,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退休教师,健谈,思维敏捷。石兰科是从小听着王璞的故事长大的。

爷爷奶奶们讲,1943年5月7日清晨,日本鬼子分成两路,山顶上一路,山底下一路,夹击石沟。汉奸告密,石沟里藏着许多老百姓。翻译官开始问,八路军的粮食、服装、枪支弹药都藏在哪儿?当时,晋察冀军区9分区后方供给部驻在野场村。翻译官说:“谁知道,说出来,皇军有赏。”石沟里的百姓,有大人,有小孩,翻译官问第一遍,谁都不说。石沟是东西方向的沟,日本鬼子在南边的地堰上架了3挺机枪。见人们不说,鬼子朝对面的大山开了枪,以此威胁人们。翻译官说:“如果不说,就是死。”

在这关键时刻,14岁的王璞站出来:“爷爷奶奶们,叔叔大爷们,咱们谁也不能说,宁为抗战死,不做亡国奴!”鬼子恼羞成怒,把王璞从人群中拽了出来,用枪托打,让他指认八路军和村干部。小英雄王璞不配合,敌人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,王璞宁死不屈。敌人冲着人群开了枪,顿时血流成河。王璞和他母亲张竹子都牺牲了。当时没死的,鬼子端着刺刀挨个挑。在石沟一块只有半亩大的地堰里,人们成堆倒下。有的人受了伤,被压在尸体下面,躲过鬼子的刺刀,等鬼子撤退后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。

石兰科印象很深,他小时候村里有位奶奶没有嘴巴,喝粥的时候,直接把粥倒进喉咙里,吃饼子、馒头,要掰碎了,一点点投进喉咙里。后来石兰科才知道,她是从惨案中逃出来的,嘴巴中了枪,嘴唇、牙齿、牙龈都被打飞了。每逢清明节和5月7日,野场村的人和周围的村民,都要到发生惨案的石沟扫墓祭奠。“野场惨案”牺牲的118人,大部分是野场村人,有好几家全家被杀。周边的解放村、王家庄、龙王水村、黄岩村都有牺牲者。

石兰科告诉我,前几天中央电视台专程来野场村拍摄抗日英雄谱,他和王兴华都参加了拍摄。说到王兴华,我忽然想到韩盼山1973年也曾采访过王兴华。王兴华出生于1931年,惨案发生时,他12岁,王璞14岁,他们都在儿童团。随着时光流逝,惨案的幸存者岁数越来越大,他们相继消失在时光的褶皱里。今天能采访到王兴华吗?很幸运,石兰科帮我联系了他。王兴华坐在轮椅上,在自家院外的墙根下乘凉。看到我们,他竟然下了轮椅,站起来,走了好几步,来迎接我们。我惊呆了,担心他摔倒,忙小跑过去,和他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

“我爹我娘,都死在惨案中,他们用身体护住我和7岁的弟弟。”说到这里,泪水从王兴华眼中溢出来。他像个小孩子,哭着给我看他右腿上的枪伤。伤疤赫然,在夏日中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。石兰科跟王兴华两家是邻居。惨案发生后,石兰科的娘看没了爹娘的王兴华兄弟可怜,经常给他们送饭吃。现在已是耄耋之年的王兴华平时跟儿子住在城里,但他清楚记得惨案,记得乡亲们对他们的好。

站在王兴华的家门口,对面路旁是王璞的英雄事迹和“野场惨案”介绍。沿着路往东,出了村子,有王璞和117位乡亲壮烈殉国的纪念碑,还有惨案发生地——石沟。野场村的石沟,在日本侵略者没来之前,曾经种满桃树,春天桃花灼灼,盛夏甜桃累累。如今的石沟,周围长满庄稼,跟大山一样满目苍翠。石沟里,青草匍匐,在缅怀82年前那些逝去的生命。

“油爆双脆”漫谈

张钊

若说中国菜里哪一道最难做,必有老饕会举鲁菜中的“油爆双脆”出来。其主料并不复杂,一个是鸡胗(若寻不到大个鸡胗,用鸭的也行),另一个是猪肚仁,都要打上深细的十字花刀,滑油至半熟后用九成以上油温爆炒,烹汁,免起鹧落,便要出锅。吃起来脆子脆嫩,肚仁爽脆,葱姜蒜的香气与高汤的味道在先,略嚼之后,又托出原料本身的鲜味来,口感很是奇妙。近来,北京的店家碗筷里还要略加米醋胡椒,增一重小酸辣的口味,去腥添香,别有风味。

济南本地另有一种“汤爆双脆”的做法,同样原料,用清汤余熟,配卤虾油吃,更为爽口。宋人吴自牧《梦粱录》里就有“集脆羹、三脆羹、双脆羹”和“双脆石肚羹”等名目,其详情已难尽知,查其上下文总连着“盐腰子”“焯腰子”等菜,猜测起来这诸“脆”的原料里可能也有内脏吧。

一般菜谱里讲这道菜的渊源,都要溯及袁枚《随园食单》“猪肚二法”中的“北人法”。川菜火爆肚头、湘菜的酸辣肚尖、徽菜的生炒肚尖等,均自此而来。梁实秋《雅舍谈吃》里说双脆该用羊肚,猪肚便要逊色。一家之言,未必可信。至于加入鸡胗,据当年的“名厨市长”周大文在《烹调与健康》中回忆,应该是民初天津“明湖春”饭馆的屠忠江师傅首创。由于原料成熟时间不同,要想多添这一重微妙的脆感,并非易事。后来多至6到8种主料的“全爆”,大概也是由此衍生。

很长一段时间以来,京、鲁两地的馆子都很难见到“油爆双脆”了。与此同时,许多所谓“菜品创新”走上了堆工本、堆原料的道路,毕竟这是成本够就能办的生意。真要靠人、靠积淀的活计,反而式微了。

去年中央美院的老院长靳尚谊先生看事业画展时曾发问:“国画怎么都是工笔,大写意到哪儿去了?”其实也是这个道理。工笔画工期长,程序繁复,一笔两笔出错,不难遮掩,磨上个把月,结果总不会太差。大写意画一张可能三五分钟就了事,可要在这三五分钟内笔墨精神丝毫不懈,背后没有十年功夫拿不下来。即便有这功夫,到临头也难保没有败笔,容易被评判者揪出来。“油爆双脆”也一样,要在三五分钟内把两种料都爆到刚熟,还要裹匀碗芡,总得要十来年灶上功夫。临场手稍微一抖,可能就“翻车”了。麻婆豆腐配龙虾,甬管好不好吃,看在龙虾的面子上,菜价就低不了。而猪子、肚仁能值几个钱?不懂这背后奥妙的,谁肯买呢?

餐馆做菜,若只在那些一望而知的表面功夫上拼命“内卷”,真本领反而没人在意了。可中国菜的精髓,恰恰不在于食材的高贵,而在“油爆双脆”那“三五秒”的功夫,在百余年来从刀工到火候的匠心传承之中。您说是不是呢?



本版邮箱: rudi@people.cn

程红



中国书画《书香飘村巷》,作者梁文博、赵鹏、宋欣。

诗歌征文选登

重庆,致青春

梁馨元

嘉陵江边,风攫取低语  
江风拂过年轻的前额  
这群人盛满星群的寂静与负重

有人愿以书脊为峭壁,攀援而上  
有人如树挺立,根须探向大地  
有人回归乡村,种植柑橘  
等到秋天收获丰硕的果实

与熟悉的村庄沐浴朝阳  
也一起缓慢老去

这个夏天以后,他们终将离散  
有人返回蜂巢和春天共鸣  
有人在雪线之上,守护雪域安静  
而江面,更多的扁舟将驶入  
命定的生活航道,在暗礁与漩涡中  
辨认珍珠般坚硬的愿望

他们或许选择成为江水本身  
一种向前的倾注,以无数  
细小而固执的奔涌,奔赴大海

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  
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

“笃笃笃。”几声轻轻的敲门声。“请进!”可并没有人进来。

“请进,门没关。”还是没有人进来。我从座位上起身到了门口,呀!我戏校的开蒙老师白冬民先生来了!赶忙请白老师进门。

老师坐定后说:“今天老师就是来感谢你的。”“感谢我?”“你的学生,我的外孙子杨阳此次获得了‘文华奖’。他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而且祖祖辈辈都是农民,对你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,也不善言辞,就托我来当面表示感谢。”“不需要,不需要。自己的学生得奖我也非常高兴,用不着感谢的。”

这是杨阳自己努力的结果。我培养的是昆曲人才,如果杨阳不搞昆曲,我也爱莫能助。杨阳是懂得感恩的,他知道自己的成绩来自自己的努力,更明白老师在背后的支持和奉献。

学生要懂得“感恩”,老师也要懂得“卸恩”。要明白秋天是昆曲的传承人,要感恩的只有昆曲,要叩谢的只有先辈老祖宗,要作揖的只

有观众。

“白老师,您今年快80岁了吧?”我问。

“82岁了。1978年教你们,一晃40多年过去了。你的开蒙戏是我教的《夜奔》。记得你在戏校时话很少,但很听话,条件不算好,腿脚僵硬,嗓子也在变声期,但肯闷头吃苦。《夜奔》彩排时不让你演豹子头林冲,而是演配角金枪手徐宁。你没有任何意见,总是乖乖地听老师安排。”

现在回想起来,我的一个特点就是听话,听老师的话,老师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,老师的话没有一句不听的,没有一个动作是不完成的。

“记得在戏校有一次为外宾演出,你演的《武松打店》出场亮相时眼神特别亮,也很有范儿,桌上旋子360度稳稳当当。有一位在全国

都很有的老师在下面看,他问我这个学生是谁教的。‘是我教的!’我跟他说了。当时我得意得很。后来吴石坚校长让我跟郑传继老师学《别母乱箭》,说京剧版本快失传了,快去跟昆曲老师学。我到上海跟郑老师回来后就要选学生教,而你当时跟声乐钱惠珠老师学发声,嗓子也出来了,我就选了

你。毕业后,你还专门跟我同学一起到家里来看我。其他学生会发表一些评论,而你在一旁还是没有说什么话。你真是话不多,练得多。”

白老师教我戏,也观察我。“柯军啊,你现在的昆曲方面是做出了成绩,可以说没有白来这个世界。可我就是没有你那么幸运了。我的老师都是很棒的,是非常有名气的刘天鸿先生、关盛鸣先生和郭春阳先生。但我辜负了我的老

师,我没有出名。”老师说说着说着,突然有些哽咽,眼睛红红的。

白老师没出名有几个原因:一个是嗓子不理想,二是个子不高。但白老师功底非常深厚,很多内行人都是知道的,就连京剧评论家翁思再之前也曾这样说过。

老师继续说:“我没有把老师教我的戏好好演,我只能把老师教我的戏好好学。我在舞台上表演有儒气,这方面多少少有我看的影子。1978年教你《夜奔》,2018年小昆班又让我教《夜奔》,当年教你们时我40岁,后来毕竟年龄大了,80了。老师已经老了,肩膀拉出来不圆了,功夫也走不好了,给孩子们做示范就不规范了,所以我决定不教了。我教,是为了学生好。我不教,也是为了学生好……”

送老师出门,看着电梯的门慢慢把老师的身影合上。在我孩童的时候,老师的形象总是高大的,今日才发现,老师竟是这样瘦弱。不过老师的精气神很好,可见平凡中的高超。

在扬州游个园,见汉学堂有一楹联:“咬定几旬有用书,可忘炊食;养成数竿新生竹,直似儿孙。”上联说读书要择有用书,抓住要害,身体力行;下联讲要养育竹子般把儿孙教育得正直而有节操。该联出自郑板桥题扬州小玲珑山馆联,古籍多收录,我也喜此联,尤喜“咬定几旬有用书”句。思之悟之践之,以为此乃郑板桥读书法,可拆解三个关键词。

一曰“有用”。书海浩瀚,生命有限,读书要有选择,选“有用”,弃“无用”,远“有害”。郑板桥在《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》中说:“魏晋而下,迄于唐宋,著书者数千百家。其间风云月露之辞,悖理伤道之作,不可胜数……”这是郑板桥当时说过的话,现今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。除了伪哲学、假道学、愚人学、认知扭曲等非理性文字残害害人,另有伪科学、伪历史、毒鸡汤等蛊惑人心,还有鸡毛蒜皮、无病呻吟等书滥竽充数,开卷未必有益,甚或有害。故而读什么乃读书第一要事。

选“有用”首选有大用。多大算大?依我看,修身做人之用为最。修齐治平,修身最为根本。明末高攀龙《高氏家训》就说:“吾人生于天地之间,只思量做得一个人,是第一义,余事都没要紧。”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说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,千学万学学做真人”。另从现实生活看,有些人包括某些官员出问题,也大多是做人上出了问题。照此说来,“求真”“做人”的书,算得上有大用,乃择书之首选。一些家训,专讲修身做人,真诚、割切、质朴、简练,无诳言诈语,可为身要。

二是“几旬”。“几旬”与“读万卷书”并行不悖。“博览群书”是从读书广度讲的,“读几旬”是从涵养性情、启迪思想、触发灵感讲的,“几旬”则是从领会要

旨、精通要义、终身受用讲的。无论读啥,只有抓住精要,得其旨趣,为我所用,方才受益。所以,《板桥自序》说:“板桥居士读书,求精不求多。”他不齿走马观花、囫圇吞枣式的读书,匆匆一阅,心得全无,徒费工夫。

且“少则得,多则惑”。刘邦病危时亲撰遗训《手教太子文》:“吾遭乱世,当秦禁学,自喜,谓读书无益。洎践祚以来,时方省书,乃使人知作者之意。追思昔所行,多不是。”深悔早年轻薄读书之举,以登基后的亲身感受嘱太子刘盈为学的重要性。寥寥几句,不可谓不重、不大、不要。诸葛亮《诫子书》全文86个汉字,核心也就“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。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”两句。《诫外生书》“夫志当存高远……”全文80余字,均是三言两语,全都微言大义。

三是“咬定”。怎么才算“咬定”?我认为,就是韦编三绝,把书读熟读透读烂且终身奉行。也巧,扬州另有个何园。何园内家祠中的《何氏家训》有嘱:“读书以百遍为度,务要反复熟诵,方始味出。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心,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,融会贯通,然后为得。如未精熟,再加百遍可也。仍要时时温习,若功夫未到,先自背诵,含糊强记,终是认字不真,无理不透,徒费精神,无益学问。”你看,这不正是“咬定”的解读吗!正可谓个园出题,何园答卷。



“我叫李小缸,缸是水缸的缸。”两个小女孩一听,咯咯笑起来,“能吃又能装!”她们抢着接话,喊出了“接天”暗号。

西林公园的傍晚总是热闹的。橡胶垫上,几个孩子翻跟头、劈叉,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小陀螺。健身器材旁堆着石杠和自制的器械,白天是肌肉大叔们的战场,晚上就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。

两个小女孩最初就是在那儿认识的。其中一个叫果果,她刚做了个漂亮的侧手翻,奶奶一把拽住她,大声呵斥:“地上多脏!摔着了怎么办?”7岁的小女孩脸色顿时暗下来,眼泪吧嗒吧嗒砸在橡胶垫上。

我把哭着的果果叫到身边,才发现,小果果的刘海弯曲,自来卷。“小美女,你肯定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,你叫什么?”小女孩抹了一把眼泪说:“我叫果果。”“这么巧?”我表现出极为诧异的样子,“我叫糖糖。咱俩合起来就是‘糖果’。”7岁的果果顿时笑成了一朵花。我又开始逗她:“你肯定有绝活,你是学舞蹈的

吧!”我连蒙带猜,“给我表演一下吧。”果果想都没想,一个笔直的竖叉,身体紧贴腿前。

旁边另一个5岁的小女孩,眼睛圆圆的,一副水晶葡萄的样子,见了也凑过来:“我也会!”说着也是一个竖叉。“别动!我要看看你俩谁第一!”两个小女孩一听,挺拔了腰杆,直直地向上,等待着我的评判。我慢悠悠地在她们周围转了一圈,“你们两个都是第一!这个公园你们两个最棒!”说着竖起了大拇指,在两个小宝贝面前晃。她俩一听这话,瞪着眼睛看我,我继续吊她们的胃口,“你们两个第一,把第二的名额占了,公园的小朋友没有第二了。”

小孩子就是小孩子,好哄。两个小宝贝开始给我展示她们的绝活,翻跟头,

劈横叉,躺在地上,腿在空中旋转……天真活泼,让人欢喜。很多人在一旁看我们三个“表演”,当然也包括果果的奶奶。

那天,玩累了,临走时,两个小女孩恋恋不舍,问我叫啥名字。我说:“我叫李小缸,缸是水缸的缸,能吃又能装。”手夸张地比划着。她俩一起笑得前仰后合,告诉我:“明天晚上8点,还在这里!”我满口答应,“好好好”。

第二天我没能赴约。晚上微信突然蹦出一条语音,点开是脆生生的童声,“王小缸!缸是水缸的缸!你再不来要罚你啦!”背景音里还有个小嗓门帮腔:“罚他吃十碗饭!”

第四天我去了,刚到公园,“水晶葡萄”发现了,我站在我面前,仔仔细细看着我,半天才大叫:“王小缸来了,缸是水缸的缸!”果果闻声跑来,叉着腰学大人样子:“你前天去哪儿了?我们的约定呢?”我说:“我吃饭喝酒的时候就已经把俩小美女装在肚子里了。”然后拍着肚子:“保证没忘!”我接着说:“你俩说说,我叫啥名字?”“王小缸,缸是水缸的缸!”“根本不对,我叫李小缸,缸是水缸的缸,能吃又能装!”小孩子就是小孩子,把我哄她俩时说的“姓”说错了,这时候记起来。“以后不能叫错我的名字,另外,我昨天晚上不是没来,而是——来晚了,如果你们再坚持一下,就会看到我。做什么事情,你俩都要坚持一下!”两个小女孩,眼睛扑闪扑闪看着我,好像听明白了似的。

至此,我去外面吃饭喝酒的次数少了,去公园的次数多了,我也多了很多个天真可爱的小朋友。

我叫李小缸

朱宜尧

